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ZINSUI RHBAO　星期四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一九二號

原名：抗戰日報

「人民畫報」開始出售徵求訂戶

「人民畫報」出版以來，甚受讀者歡迎，各地要求購閱者甚多，爲應讀者要求，自十四期起，除分發各地以外，另有一部交由晉綏新華書店零售，如有訂閱者，請參考晉綏日報訂閱辦法，逕向各地新華書店接洽，訂費每期一百元，半年一千元。

六分區靜樂縣杜家村鐵廠啟事

本廠於六月間成立，專造各樣大小鐵鍋及犁鏵等生鐵器具，歡迎各界駕臨惠顧。

上安村進行反誣告鬥爭
打破奸霸篡奪村政陰謀
羣衆覺悟提高展開徹底清算

（本報訊）離石大武鎮以南二十里之上安村，去年九月解放之後，雖曾進行過反訛詐鬥爭，但因幹部包辦代替作風的存在，羣衆覺悟沒提高，奸僞惡霸勢力不但未被打垮，最近並且誣告村幹部，陰謀奪取村中政權、農會、民兵等的領導。誣告的領頭是吳思賢，他在去年五月曾把我十七團八連田排長引進敵人埋伏圈給害了，今年七月他又拉攏了十一個人，聯名向專署誣告「村幹部貪污」，說是去年反訛詐鬥爭果實，並未分配到貧苦羣衆手中，其中一部份被農會幹部「貪污」了。他們準備經過誣告把現在的村幹部搞垮，再把他們自己的人安置進來，以便爲所欲爲。專署指示區上進行詳細調查然後適當處理，區上調查結果事實並非如此，被吳思賢利用參加誣告的吳外來，經過教育把他們的陰謀全部揭露。領導上當即召開羣衆反誣告鬥爭大會，並將過去反訛詐款及分配情形詳列清單當場宣佈，事實使吳思賢等無法狡辯，即又誣稱「村公所私自解決僞青年團長吳修任，使用過一百三十元白洋」。但又經證明爲捏造，他的陰謀完全敗露，根據羣衆要求，當場將他逮捕了。反誣告鬥爭提高羣衆覺悟，新仇舊恨一併湧上心頭，羣衆要求徹底清算漢奸惡霸。村中漢奸惡霸計有吳永德、吳永恆、吳思賢、吳嗣賢等，他們在敵佔八年當中，不但把負擔完全壓在羣衆身上，勾通敵人陷害我方幹部與破壞爆炸運動，並且任意殘害羣衆。吳侯家媽的小孩要皮球跑進吳永德的磚窰裏，不巧窰垮下來被土埋住，吳侯家媽要進去搶救，吳永德竟不讓去救，還打了四個耳光，小孩終被埋死。吳侯家的窰和吳永德新買的窰在一個院裏，吳永德就硬逼着叫他把窰賣給他，有兩畝地和他的地連着，也硬逼着叫賣，說是「他們不能和一個窮光旦住在一起，沾上窮氣」，要買了侯家的地，他的地才「整齊」。正在數九寒天，吳侯家母子六口被迫逃往峪口，剛滿八個月的一個孩子，在路上又被活活凍死。清算大會上，吳侯家媽一字一淚地哭訴着，哭得聲嘶力竭，大家傷心的事情都被引出來。吳永德是逃到汾陽去了，清算結果，由他弟弟吳永治負責處理其財產代爲賠償，吳侯家媽受害最深，賠償水地十畝、山地四十二畝、窰一眼。其他漢奸、惡霸共賠出六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元，糧食四十石，大部分給抗屬、復員軍人和貧苦農民。吳思賢害死過八路軍排長，又是此次誣告幹部的主謀者，已送政府辦理。至此該村漢奸惡霸已被打垮，羣衆情緒異常高漲。

（白毅、楊興、煥文）

交城五區
羣衆性鋤奸展開後
社會安定工作順利

（新華社離石十九日電）交城訊：交城五區在今年上半年曾不斷發現閻特的各種活動，造謠擾亂，破壞交通電綫，甚爲猖狂。五月中旬，區上同志專門研究這一問題，打破鋤奸工作單純由鋤奸幹部負責的思想，決定軍政民幹部全體動員，具體分工進行調查與偵察。一個區幹部首先從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口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特務綫索——康米則的兒子等三人不知從何處搞回了電綫三捆，康米則還嫌他們搞的太少。」於是大家都注意起這個事實，當從另一村捉得到材料「康米則經常跑到別人不敢去的半介閻錫山統治區，並動員了四胖、五胖兩個村民參加了交城頭軍，五胖後來跑回來了，康又强令他回去。」根據這些確實材料，政府即對康實行檢查，結果獲得了電綫及破壞的工具一部，當將康米則逮捕，更加提高了幹部的鋤奸信心。十多天之內連續破獲了破壞電綫桿兩起，證明了全體幹部動員鋤奸的方針及偵察工作與檢查工作結合的工作方式是正確的，全區羣衆從事實中認識了特務的毒險，到處爆發了自發的反奸運動。在上白泉、白岩、原相等地，相繼舉行了千人左右的反奸大會，羣衆情緒極爲高漲，從早至天黑，不顧炎熱，鬥爭特務，許多特務份子在偉大的羣衆力量教育之下，都坦白了自己的錯誤。特務康米則說：「我接受了頑固份子的任務，割過四次電綫，我也讓兒子割過。」特務五胖供認：「我上了特務的當，故意把傷兵丟在水渠裏。」特務供出了在民兵中，在變工隊裏的破壞事實。五區從破獲了閻特破壞案後，羣衆防奸積極性大爲提高，南頭村和石沙村的變工隊羣衆，自動討論保護電綫的辦法：「每個人都要對電綫負責任，在誰家地裏誰家保護。」自此根絕了破壞電綫的活動，各村變工隊都擴大起來。由於特務的破壞，一向組織不起變工隊的柳寺溝，這次反奸後，差不多全村都參加變工了。上白泉的民兵和村幹部，過去由於特務的從中挑撥，鬧不團結，村中有事民兵不管，反奸後特於「七七」紀念日開了個座談會，溝通了關係，檢討了過去不團結的原因，大家都認爲今後要提高警惕性，團結起來作好工作，現在村中一有事，民兵馬上就到。反奸後，五區社會秩序良好，工作也得到順利的開展，一切表現了新的氣象，現在羣衆與幹部正鞏固防奸思想，並普遍建立防奸組織。（王岱雲）

「有工做有貨賣　新政權眞是窮人財神爺」
——寧武數百破產失業市民重獲職業——

（新華社寧武十九日電）在過去日僞閻摧殘下的寧武城破產失業的數百市民、商販、手藝工人，現重獲職業，並不斷擴大其營業範圍。我軍初入城時，城內有近一半人口沒職業沒飯吃，流浪街頭，情狀至慘。政府一面進行緊急救濟，散發糧食，一面即發出六十萬元工商業貸款，拿出大批資本、貨物、原料，幫助破產商販工人恢復舊業，給無業市民尋找新業，另謀生路。高保富五口人，因被閻軍抓去作工，全家陷入失業，至解放那天，大人孩子已四五日不見粒米，靠拾爛葡子白菜充飢，政府知道後，即貸給二萬五千元，幫訂謀生計劃，買下水菓雜貨等物，擺起小攤，不幾天即賺萬餘元。這件事感動全城，他六十多歲的老母常含淚告人：「天呀，天下還有這樣的好政府，把錢把東西給送到門上，叫你翻身呀！」張富是個肉販，想恢復舊業沒本錢，貿易局便把本機關喂的一口大豬借給他殺了，兩天賣得五萬元，活動開後，又到鄉下買回兩條豬來，他興高彩烈地說：「共產黨給我吃了回生丹，老漢也變年青了。」王忠等四人貸款後，合夥開起粉房磨豆腐、生豆芽、喂豬。爲幫助私人商業發展，市內公產與私商開辦行信用貸款、短期墊款，僱聯合貸款便有九十多家，經常墊款百萬元以上，該貨棧業務已隨之擴大，每日營業達卅萬元，許多沒本錢的小商重又恢復營業，商販發展到二百四十多家。手工業作坊，在寧城原來不少，單鐵匠鋪工人就一百多，毬匠四十多，鞋匠三十多家，因閻僞實行統制，全部停業，市內「各業工會」建立後，全力幫助工人尋找介紹職業。鐵匠劉富娃等十五人組織起小型鐵爐合作社，政府貸給生鐵一千斤，目下已製出百餘件新貨，上市出賣。鐵匠李和善做工沒錢吃，除藉原料外，又借給麵三十斤。木匠白相春一人貸款六萬元，開起木匠舖，計劃製造紡車、織布機、馬鞍、桌椅，供市民需要。裁縫張玉珍等原是各幹各，現在三架縫衣機合作，日夜趕製軍衣。毯匠得到貸款，大批分散下鄉，流動營業，他們說：「過去誰敢走動一步，困在城裏餓死也活該」。近因城內民衆大量修補房屋，泥水匠供不應求，工資提高，生活改善。商販工人一致反映說：「現在甚也不愁啦，有工做，有貨賣，新政權眞是窮人財神爺。」（劉顯記）

寧武基督教徒
祈禱和平
人民把希望寄托於共產黨

（新華社寧武十九日電）十九日爲聖禮，寧武基督教徒五十餘，在東關耶蘇堂內祈禱和平，牧師張泰領導作大彌撒，唱聖心詩聖經，其教徒則手持日課，跪禱和平，歷二小時。瑞典牧師王給豎（譯名）語記者：「全世界的人民都盼望中國和平，基督教徒更無日不爲和平祈禱，希望眞正和平能早日降臨。」他已所讀完毛主席「論聯合政府」（英文版），他說：「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走去，中國就可獲到眞正的和平與幸福。」他說：「解放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書上寫了，而且實際上已眞正作了。」瑞典浸禮會牧師田加里（華名），到中國傳教數十年，他說：「中國是世界上災難深重的國家，幾萬萬人民出內戰水火，我禱告上帝，祈禱聯合政府早日實現。」牧師張泰引路加福音中「叫有權柄的失位，受壓迫的得自由」作比擬說：「中國要和平，只要廢除「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專制，實行民主」，民並拿解放寧武爲例證說：「人民把獲得和平民主幸福的希望，全寄托在共產黨身上。」

生俘閻軍七百餘
我軍再度解放趙城
同蒲南段二百餘里爲我控制

（新華社太岳前綫十九日電）太岳八路軍繼收復洪洞城後，十八日晨三時又再度解放同蒲路上之趙城縣城。十四日夜十二時，八路軍首先掃清澗頭車站孫堡等外圍據點，十六十七兩日即圍攻趙城縣城及城關，霍縣閻軍六十九師千餘人於十七日繞道汾河西岸來增援。是時，八路軍乃將城內閻軍殲滅大部，六十九師聞風喪膽，即向西逃竄，趙城遂於十八日晨三時爲我恢復。至此，靈石至臨汾北二百餘華里同蒲鐵路除霍縣孤立據點外，已全爲八路軍控制。此役，共生俘閻軍七百餘，繳獲山砲二門、迫擊砲三門，其他戰果正清查中。趙城原爲八路軍於去年十一月三日從日寇手中解放，二十二日被閻軍三十四軍七十三師強佔。

石樓我軍恢復義牒鎮

（新華社離石十七日電）（遲到）石樓以西五十里之義牒鎮，於七月二十八日爲我軍恢復。二十六日石樓閻軍「愛鄉團」二百餘，由副團長扈某率領向西進犯，與我當地駐軍在義牒東南之蛹峪山上發生激戰，閻軍向我防地進佔四次均被我擊退，死傷數十人。二十七日向東撤退中途，又遭我軍狙擊，遺屍數具，即狼狽向坂橋、犀村（石樓西南十里）逃去。在我勝利威逼下，駐葛家畔（義牒西南）閻軍，於二十八日夜秘密逃回義牒鎮，翌日即與義牒鎮閻軍「愛鄉團」一個連全部向石樓城退去，沿途不斷遭我打擊，屢有死傷，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先後斃傷進犯閻軍百餘，「愛鄉團」副團長扈某及連長二人均負傷。

（又訊）捍衛石樓、永和解放區我軍一部，七日於坡頭、靳家山（永和北二十五里）反共戰鬥中，擊潰「愛鄉團」一個營，斃傷七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二支、子彈三百發。（劉顯）

× × × × × × ×

陽曲五區赤泥社 拿反貪污款辦合作社 又因貪污浪費賠了本

全區其他合作社大都沒辦好

（陽曲訊）五區原有合作社六處，在最近的檢查中，發現問題很多，合作社沒辦好。主要原因是區上過去對合作社的領導沒有重視，西坪村合作社賠賬發臉的垮了，縣員拿上股本各村要賬要不下，經理回了家，群衆連股金也找不到要處了。赤泥村合作社是拿反貪污款成立的，辦了許多生產，十九萬元的資本，做來做去留下九萬元了，原因也是貪污浪費，不根據群衆需要而賠了。權莊村合作社經理楊三毛，到了合作社幾月就貪污了二百餘元，要下老婆買下地，還幫他哥哥娶了老婆。西莊村合作社把產銷的方針了解偏了，認爲合作社種上地就是「產」，賣些消費東西就是「銷」，因此合作社租了五十五垧半地，養騾子兩頭，僱長工一個。租子、投資生產費用就花出十三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元，秋收共入糧折價才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元，賠了九千五百八十四元。北小店合作社開了醫藥合作社，賣藥。請了陳動亭、陳瓜鳴先生看病，共看過病人一千四百九十八人，還去面替群衆服了務，但合作社只有二人僱了一個作飯的，群衆也不大滿意。總之，許多合作社都存在着賺了錢分了紅才是爲群衆服務的思想，對組織幫助群衆生產作的很差，只有播峪去年成立起的合作社比較好，業務由消費已轉向了紡織，現在還借給三十三戶貧苦農民小米一百斤、小豆一百八十斤。花泉、權莊、赤泥社三合作社在此次整理中已根據群衆意見，將股金適當分給群衆用到生產上。現區上準備協同貿易局召開全區合作社幹部會議，進一步明確合作社今後方向，加強業務上的領導。（郭保富、何俊森）

口頭上說，沒深入做 臨六區優抗缺點仍多

經檢查，一部抗屬困難已解決

（臨縣訊）六區幹部過去對優抗工作並沒重視起來，僅僅是口頭上喊喊，而沒深入了解情況，經這次檢查時發現優抗工作中有許多缺點。如歧道村幹部叫兩個二大流給抗屬劉增福包耕，把地荒蕪了；泉王村幹部沒檢查包耕的土地，因包耕人互相推諉，現在抗屬的莊稼尚未鋤出；曹家崖農會幹事把調劑給抗屬的六畝地自己種了，引起抗屬不滿。發現以上問題後，在幹部中進行了檢討，接着召開抗屬座談會，糾正了工作中的缺點，並具體解決了抗屬的困難：杜家溝門從試地中給十一戶抗屬調劑了二十九畝麥地，抽出一石五斗反貪污糧食米，解決了十四戶抗屬的口糧問題；三交將沒收下漢奸的土地十六畝分配給抗屬；歧道組織了優抗委員會，各自然村都有一個優抗委員，專負責解決抗屬的一切困難；長旺山在分配反貪污鬥爭果實時，首先照顧到死難烈士家屬和抗屬。現在各村都計劃成立優抗委員會，抗屬的困難將徹底得到解決。（崔長興、呂恩長）

忻靜路沿綫 傷員受到親切慰勞

（靜樂訊）忻靜路沿綫群衆，親切招待傷員。硯灣、娘子神等村婦女，自動組織幾個小組，一面生產，一面輪流看護傷員。硯灣村地主裴徐的婆姨，她知道村裏要勸慰勞，就回家和婆婆商議，婆婆說：「咱家慰勞二斤白麵，明天你送去吧」。第二天，她媳婦很高興地拿着白麵送到招待所去；娘子神村一個五十歲的抗屬老太太，親切地給傷員餵水，做飯：「可恨頑固軍壞良心！傷了你們就和傷了我兒一樣心痛，咱窮得沒啥慰勞的，給你們捎一點水，也是我一點心！」她的熱情，感動了傷員們：「老太太，你對咱們真關心！咱們在前綫打了好多勝仗，咱們上醫院養好傷口，很快回前綫上消滅頑固軍，保護咱們的邊區，你們在後方好好生產吧。」各村兒童同樣積極慰勞，娘子神三十二個兒童，捐出六斤白麵，燒成餅子，親自拿上去慰勞。在袋溝、蘭山溝等村兒童，和婦女們一塊，攢雞蛋，餅子、蒸饃，到柳林村去看傷員，柳林村一個十五歲的放豬娃娃，看見抬過兩個傷員，便急急忙忙的跑回家裏拿出十顆雞蛋，送給傷員，村幹部說：「你家窮苦，快不要慰勞了。」他說：「咱窮人有個窮心嘛！」（周崑青、李友）

呂梁前綫慰問團 赴民衆醫院慰問

醫院建設在進步中

（本報訊）由孫院長良成率領赴呂梁區的前綫慰問團，本月十四日抵達邊區民衆醫院後，即按病室床位一一慰問，該院霍院長並向慰問團介紹醫院建設以來的情況、經驗。該院從去年九月十五日成立，至今年六月，共收容傷病員八百六十四名（內有老百姓一百零五名），治癒重上前綫和參加生產者六百十七名，犧牲數僅佔百分之點六。關於醫院工作缺點，該院長亦作了嚴肅的檢討：由於轉運頻繁、傷病員體質受消耗；看護在施用手術當中，又犯了個小的毛病；護理方面，新的同志較多，由於不了解護理的常識，溫屎倒床，就不高興，經過一個時期的教育，才轉變了不安心工作現象。但現在還有個別傷病員對傷病員照拂不周的地方。傷病員的生活費，普通伙食一天一斤麵，猪肉三兩、麻油七錢、鹽五錢、菜一斤，還有其他調料。談到生活物資的供給時，該院院長很感激政府對傷病員的關心，他例舉幫助炭、代耕、菜蔬，把一百多斤粗糧調劑成細糧，使物質上很富裕。但某些炊事員對技術學習重視不夠，休養員反映：味道不好，調劑不適，今後需要加強研究改進技術。最後孫院長指示：希望接受過去的寶貴經驗，加強教育，更進一步改進我們醫務和總務工作，以便充實前方戰鬥力，提高後方生產，粉碎蔣閻傀軍的進攻！（張忠、劉進才）

臨縣六區群運中 百餘農戶新買了地

剩餘糧食用於合作生產

（臨縣訊）六區於本月十五日召開行政村主要幹部會議，檢查兩月來查減及反貪污工作。自上次村幹部聯席會大會，當村作了查租典型告報後，各村幹部回去都研究了本村情況，普遍開展了查租等群衆運動。計全區十七個自然村進行過查租，十九個自然村反過貪污義倉，農民得到租糧四百二十五石多、農幣七百九十七萬餘元、棉花一百二十二斤半。鬥爭勝利後村幹部幫助貧苦農民、抗屬等買地，一百一十九戶農民得到土地八百八十二畝，在鬥爭中農民認識了農會是自己的組織，紛紛要求參加，楊塔村整理農會中，除七戶外其餘都參加了農會，現各村村幹部正計劃如何把鬥爭果實組織到生產中去，前楊塔村要把除下的義倉糧十二石開一座油房，可解決明年肥料問題，變工組的牛打在油房內使用，又可把耕牛保存下來；溫頭村用餘糧組織運輸合作社，把本村土產運出去，換回糧食來，其他村也在醞釀開展生產。（任澤）

三十萬斤糧沒漚一顆

界河口倉庫工作值得各地學習

從六月下旬以後，雨水很多，到處潮氣很濕，現在雨季尚未過去，各地倉庫工作同志，仍須注意防止入倉糧食漚壞。界河口倉庫主任任好德同志對防漚工作做的較好：在放食糧時，窖洞一般鋪有四五寸厚的乾草，又鋪席子，濕氣大的窖，鋪乾草六七寸，還鋪一層糠和一層木板。窖頂墳土二尺多厚用錘搗緊，窖頂坡陡的怕水沖壞，就修了小田畦子把水引入水道，是房子就把房頂瓦壞草都拔掉，瓦縫用石灰泥了，有的地方重新揭瓦補修，每次落了雨，即到窖頂檢查，長出草即拔掉，有老鼠窩隨就填塞。一次，發現雨水從「鼠老」洞裏灌進，使他更加注意防範，夜間下雨也要爬起來，到窖頂倉庫檢查，他說：「一旦被雨浸漚壞，不論以前保管怎樣好，都是白費。」同時，爲保持倉庫空氣涼爽，早晚開門，於特熱的天氣，還會用扇車搧進風。由於他注意研究改進保管方法，全倉庫三十餘萬斤糧食，沒有一粒漚壞和蟲蝕現象。最近檢查倉庫糧食時，把放了七個月潮濕最厲害的一個窖洞（只漚了靠地的些許乾草）倒了倉，倒時又研究出在窖的邊牆，放一排厚的乾草，和編成適於窖洞的草圈子；這樣倒糧的好處，米粒漏不掉、耐漚、老鼠也啃不了。

任好德同志對工作認眞負責的態度，值得表揚，但也有些同志對防漚工作做的不夠，如白家坡倉庫，新修窯洞未乾，就將糧食倒進去，潮濕的邊牆也沒墊草，漚了食糧二百餘斤；大蛇頭等倉庫，有的從房頂漏進水去，有的鋪墊的太薄，也將糧食漚壞。這些地方應學習界河口倉庫設法改進，另將防漚工作中應注意的兩點，提供各地參考：

一、倉房須經常保持涼爽，向陽的倉房易於發燒，除採用放空氣外，必要時須揭倉房；尤其分散保管的糧食，民房最多，因燒火煮飯，水蒸氣大，更應特別注意。

二、搞好倉庫工作，沒有群衆幫助是不可能的，因之，應和住地群衆密切連系，同時，各縣區亦應責成村幹部群衆多加幫助，必要時可按照別的勤務。修補倉房等所花費工，農忙時須付報酬（最低限度要管飯吃），但使用民力應盡量節省，不可浪費，某些倉庫濫用民力，或於農忙時使用民力，不付任何代價現象，須應及時糾正。（安都）

河曲沿河檢閱民兵 坪泉爲勞武結合模範

（河曲訊）（遲到）一區民兵防河防奸工作，很有成績，去冬迄今，數次擊退頑軍朱五美的偷渡四擾，粉碎了頑軍今夏的搶麥計劃，保衛了群衆未受損失，他們堅持了長期的練兵，在生產中還抽空學習各種爆炸技術，大部民兵都學會埋雷、投彈、散兵動作。機動班還學會瞄準，武器也大爲增強，每一民兵差不多做到一雷三彈，一步槍增加七多，民兵已成爲一支不可輕侮的武裝力量，「八一」紀念日，全區民兵舉行大檢閱，根據平時工作成績和檢閱結果，評定坪泉村民兵爲勞武結合的模範，該村大部民兵都參加了變工，並成爲變工中的骨幹，七個民兵擔任了變工小組長，在生產中，不放鬆學習技術，武器保管很好，特別是爆炸工具，踏板、雷鏈都結實不缺。檢委會當獎給大旗一面，四固等村民兵，也都受到了獎勵。（馬良）

（又訊）三分區民兵於「八一」，作巡邏器行大檢閱，參加檢閱民兵達五百多人，檢閱採取了分組動作，集體檢閱，五相比較的辦法，一個一個檢閱、一面練兵，結果以埋雷、投彈兩項成績最佳，夏營之任元喜、任學富，曲峪之王乙錦、王保馬，輪泉的干露林，郝家塌世等班，爲全區投彈最好的班，地雷爲全區技術最好的，和其他武器配合的都很好，埋雷也熟練。這次檢閱方法，推動了全區民兵的練兵熱潮，他們當場自造了標牌，普遍練習了埋雷，峪民兵還在房背後練埋雷，郝家塌過去只有少數民兵會埋雷，但到大會結束時，三十八個民兵全都學會了。次日全區分隊學習時事座談，會後思想作了初步清算，民兵訂出練兵計劃，堅決貫徹勞武結合方針。（樊正師）

範亭中學遷崞縣城 將擁有學生五百名

（本報訊）範亭中學遷入崞縣城後（崞縣爲範亭主任故鄉），接收了閻頑前「崞縣中學」，現正招收新生，連日報名應試者極爲踴躍，僅城內已錄取新生一百三十餘名，五日試場最少可再錄取新生二百名。連原有學生及前崞中報到尚待甄別之學生，將有學生五百名，分設初、高中及師範三班，現該校已成爲晉綏邊區大後方之中等學校。崞縣戰前教育很發達，在山西各縣的教育發展中，佔第四位，曾設有男女中學各一，學生最多時共達五百餘名。自日寇侵佔後，崞中曾長期倒塌，校雖在日偽統治的刀下勉強復學，但學生人數僅及戰前半數。「崞中」由範亭中學接收後，過去許多散佈農村的失學青年，感到這是他們求學的福音，許多青年的小學教員亦紛紛請求應試入學，爲教育鄉村小學師資之充沛，竭力動員他們在教學中學習，共爲恢復崞境教育事業而攜手努力。戰前崞中校長王法文老先生，於病中聽到崞縣解放，欣然前來主持校政，現任範亭中學副校長。又戰前在崞中任職達十五年的曹治高先生（曹先生於敵偽強化治安中，堅持民族氣節，曾鑽窯躲他，爬坍窖五十餘日），亦欣然前來任教。範中刻正加緊修補被偽、閻破壞的校舍及各種設備。擬於八月二十五日開學。（本）

神府沿河村莊 激災工作遲緩

已成立賑委會辦理緊急救濟

（神府訊）縣府最近檢查沿河各村水災後的救濟安置工作，發現工作進行的非常遲緩，一區二鄉七月份撥給災民的救濟糧，至今還未發下去，部份災民生活已無法維持，恢復生產顯感困難。根據以上情形，決定成立賑災委員會，由各機關抽出幹部十三人，組織四個賑災小組，分赴受災村莊深入調查災情，並發動全縣一百五十石細糧的募捐運動和撥發賑濟糧五十石，對過去救災工作不稱職的幹部，給予批評，辦理緊急救濟，並向群衆表示歉意。在組織生產上，各合作社和貿易總公司應幫助解決資本、棉花，開展紡織和運輸生產。（劉哥）

國民黨飛機兩架 竄朔縣前樂肆虐

（新華社寧武二十日電）（遲到）十七日上午，來自太原的國民黨美式飛機兩架，闖寧朔上空，並在城南三十里前樂車站低空盤旋，向我正在搶修鐵路之數十員工，投擲炸彈二枚，掃射千發，然後逸去。工人對國民黨飛機此種行爲，極爲憤恨。

上海「周報」著文 揭露馬歇爾「調停」眞面目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遲訊：此間七月底出版之「周報」四十七期載范憲作「美國對華政策的四個階段」一文，分析馬歇爾受任美駐華特使後的美國對華政策說：「第一階段的美國對華政策，主要的是想把關內的軍事形勢凍結在一定的基礎之上，而在另一方面則縱容並且幫助國民黨及其政府向關外發展。」范氏說：馬歇爾爲了執行這個政策，所以督促國民黨及其政府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並頒佈了停戰命令，但是特別把東北除外。在此期間用美海軍艦船運送國民黨美械化部隊去東北，更不惜以美海軍陸戰隊爲國民黨守衛從北平到關外唯一補給線的北寧路。當這一些政治軍事部署完畢，馬歇爾突飛返美國，接着國民黨政府即發動遍瀰平津各地的反蘇運動，美國務卿亦經時發表聲明，遙相呼應。及蘇軍宣佈自東北撤退，馬歇爾就回到中國，對當時緊張激烈的東北戰事，馬歇爾「卻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而專心致力於「一緊幫助運送國民黨軍增援東北」和「遏力壓制限止關外的戰火蔓延及於關內」。直到一八四師舉行反內戰起義，「向哈爾濱進攻的國民黨軍被遏阻，」這位老將軍才又恢復活動，重新積極起來。」范氏陳述中原、蘇北和南戰事的爆發，即美國政策縱容國民黨反動派擴大內戰所致，並揭露美國「調停」的眞面目說：「當宣化告岌岌可危之時，馬歇爾沒有說一句話，但當李先念軍向陝邊可能入陝之際，馬歇爾趕忙派執行小組來調停」止了。」割掉一塊中共基地馬歇爾不會出面說話，但倘若因割這塊基地而化了太多的時間，或會引起別的問題，或會叫國民黨反而吃虧，那馬歇爾是立刻便要「調停」的。」對正在開展中的蘇北戰爭，我們也當作如是觀」。作者指出目前國民黨表面不宣佈全面內戰的存在，而骨子裏却實行地區分別打的狀態。范氏說：「國民黨打的好，那美國就可能索性讓它打下去，打得不好，美國是會馬上出來調停的」。

羅隆基發表談話 蔣文告與事實不符 所提方針也違反政協決議

（新華社南京十九日電）「蔣介石之文告，有如彼已往所發表之文告相同，文章雖好，惟文告若干處與事實不符」。民主同盟宣傳委員會主委羅隆基氏於十五日接見記者時，首先列舉最近蔣區有百二十種雜誌被國民政府查禁，對蔣介石文告作如上表示，而蔣介石在文告中，却諉言「戰時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已撤銷或修改」了的。羅氏繼指實蔣「文告中之六項方針，其前三項均完全違犯政協決議」，他說：「第一項爲今年十一月如期召開國大，此日期係政府自行決定而未經政協及各黨派協商；第二項爲審查各方意見供國大參考制成憲法，此即係政府將自行提出憲草而推翻政協；第三項爲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參加，即政府自行邀請而取消政協決議。」羅氏對蔣介石之告要中共放棄武力，表示：「民盟現爲一遭到非法和不合法之政黨，但民盟未得合法平等之待遇，民盟領導人物在北平被綁架，在昆明遭暗殺，在此事實存在之下，有武力政黨如何敢放下武力？」最後，羅氏認爲國民黨政府「應即徹底停止內戰，出於良心，眞正以政治方法解決國事問題。」

美贈蔣之舊艦準備北開 艦上士兵正聯名要求退伍 還支「艦隊」的軍官大幹走私買賣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滬文匯報南京七月三十一日電：停泊江邊之美贈艦八艘，最近將負有「新任務」，向北開駛，目的地爲青島、天津等地。據悉，艦上士兵正紛紛聯名要求退伍。另據天津益世報八月十日載稱：此項國民黨海軍士兵大部是高中以上的學生，爲了抗日而參加海軍，如今日本已打倒，要求退役的幾乎佔到全數的一半。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八月十四日天津益世報報導：蔣介石的所謂「新艦隊」，不過是美國贈給的八艘舊艦而已，這八艘舊艦中，有巡洋艦兩艘（太康、太平），掃雷艦四艘（永勝、永順、永定、永寧），巡弋艦兩艘（永泰、永興），艦名是到了中國才給起的，在美國時只是號數，因爲噸位輕，根本就夠不上冠名的資格，其中最大的太康艦不過一千三百噸，上面僅有官員十八人，士兵一百十八人，這一艘常供中美軍官和各界人士參觀的大艦不過如此，其他七艦更小，有一艘只不去百多噸。

新艦隊抵京一週後，南京的美國香煙大跌價、手錶、鐘錶、肥皂等突告充斥，追究原因，新艦隊上除了載運四輛最新式的林肯汽車外，還載了上述各種美國貨，被撤職的永寧艦長徐亨是這一批海軍軍官中的佼佼大王，在出國時，他就到處收買美金，到美國後，他常到海軍合作社購買超額物品，以致會引起海軍合作社的抗議，一度不賣東西給中國海軍。徐亨不過是個典型，其他軍官都大同小異的帶了很多禁品衣料回來，理直氣壯的說：「我們不是買東西，目的不是爲了賺錢，是陳辭修（陳誠）部長允許我們的」。

東台我民主政府 撲滅國特暴動

（新華社蘇中十八日電）蘇中東台縣境上月下旬曾一度發生國特製造暴動事件，略經騷亂，當局予以救平。先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利用解放區歡迎外來人士參加建設及集會結社自由，由上海南通泰州等地派遣特務與奸僞份子，僞裝混入東台地區，藉公開職業掩護，進行秘密陰謀活動，通過迷信團體建立特務組織，乘機煽動。上月下旬，彼等爲配合蔣軍對如皋地區之進攻，乃起而擴張勢力。二十二日，有國特九人潛入東台北（新設區）東台北部）一帶後，煽動開小差，並發打擊，縣區府開釋，已趕往，特務犯全部逮捕。次日，在區政府搶奪僞軍之蔣方特務頭子，強迫居民燒毀房屋，並綁架區鄉幹部數人，那家不去，那家份子」，二十四日，縣區已趕往，將主犯袁成新等三人逮捕。自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該區三與縣等鄉亦曾先後發生同類事件，均經當地部隊與民兵及時加以撲滅，所有兇犯均已落網，除主犯三人在受害群衆一致要求下依法嚴懲外，對其餘脅從份子，悉採寬大教育政策，許其改過自新。

蔣機又擾延安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蔣機一架於今日上午十一時襲擾延市上空，該機自甘泉方向飛來。此係蔣機於八月二日轟炸延安總部後繼續襲擾延安市之第二次，第一次爲十一日午後四時。國民黨國防部發言人與彭學沛等於轟炸延安總部後聲稱係專炸劉善本駕來之飛機的謊言，已爲其連續二次襲擾延安所揭穿。

鄂西北蔣軍違令追擊 我新四軍予以回擊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軍息：鄂西北方面違反執行部命令仍繼續追擊中原新四軍的國民黨軍，已經受到回擊。十四日，進攻房縣西南新四軍的蔣軍七十五師（原爲七十五軍）十六旅（原爲師）四十七團三營全部及另一個營的一個連，已被全部殲滅。十日向竹谿以北中原新四軍進攻的蔣軍亦被擊退，中原部隊在自衛中，繳獲砲彈廿餘担，子彈萬餘發，手榴彈數百枚，俘蔣軍八名。又八日，中原部隊在鄂西北襄河沿岸某地亦將進攻的蔣軍擊潰，繳獲輕機槍三挺，步槍十餘支，俘蔣軍大隊副以下官兵二十餘人。

靖江地方武裝與民兵 截擊蔣軍獲得全勝

（新華社蘇中前綫十九日電）（遲到）上月二十三日，靖江地方武裝與民兵截擊蔣軍於靖江北二十里寨界市，獲得全勝。該日下午一時許，侵駐黃橋（泰興東北）之蔣軍某部三百餘人，携重機槍八挺，押運裝載軍用品之船隻二十餘艘南駛靖江城，途經寨界市附近，遭新四軍靖江縱隊及當地民兵截擊，經四小時激戰，蔣軍大部落水就殲。是役，計斃傷蔣軍一百數十名，俘六十一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八支，手槍一支，槍彈一千發，藥品兩箱及船隻十七艘，其他軍用品、武器大批，蔣軍殘部沉入河底。靖江城蔣軍出動百餘增援，亦爲靖江縱隊另部所擊退。

滇省主席盧漢承認 東北滇軍厭戰思家 全體滇軍曾請求退伍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七月二十七日西安正報載南京航訊，透露雲南省主席盧漢氏在與往訪之記者談話時，承認「滇軍士兵在外作戰已久，在東北感厭戰，實甚思念家鄉」。記者詢以「外傳滇軍曾全體請求退伍，此訊是否確實？」盧氏答稱：「曾有此事」。由於滇軍官兵的厭戰情緒日增和蔣軍在雲南加緊消滅地方勢力的陰謀日亟，據西南日報七月二十七日上海專電稱：盧漢本人亦「厭倦戎馬及政治生活，將擬解甲歸田」。該專電並稱，上海「盛傳滇省政府將改組」。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杭州訊：國民黨當局於本月初在杭州十二軍官總隊挑選候補軍官，擬調往東北充任中下級幹部，該總隊軍官因不願從事內戰，故曾經多方「動員」，但報名者仍寥寥，僅有三人「自動」應征。

?! 蔣介石手令 對褚逆「從輕議處」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久未宣判的褚逆民誼通敵叛國案，已因蔣介石手令「從輕議處」而再遭梗阻。據遲到大公報三日載稱，褚逆民誼之妻陳舜貞另提「新證據」，二日具狀江蘇高等法院聲請再審，並附有蔣介石的手令，該手令內稱「褚民誼之附敵，雖罪有應得，姑念其追隨國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落官後投降，即能移心轉志，準備移交，維持治安，當可從輕議處。」

馮逆司直供出 閻馮勾結事實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據天津大公報太原專電：山西高等法院於本月三日公審僞省長馮逆司直，馮逆供認「保護」閻錫山「派回」之「地下工作人員」，並委以爲縣長十餘人之事實，乞從輕處刑。

東北各省代表聯席會 通過共同施政綱領

據新華社哈爾濱十九日電：東北各省代表聯席會曾於九、十、十一三日熱烈討論「東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其中以土地問題討論最爲熱烈，共有八十四人發言，對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大家俱無異議，爭論焦點在於綱領上應否規定「分配大地主土地」一項問題。農民代表裔傳義說：「我們今天提分的漢奸、土匪、惡霸、反動派的土地，爲了照顧地主生活，還留給一部份土地耕種。」其他代表郁光說明東北不少大地主和漢奸鬍子不可分，這些人的土地要分，但對參加抗日和民主的地主應加以照顧。經三天討論，綱領在全體代表一致擁護下正式通過。全文如下：

（一）團結全東北各省市各民族各階層人民與各民主黨派，擁護政治協商會議，實施和平建國綱領，反對獨裁內戰，建設和平、民主、繁榮的新東北；擁護波茨坦四國對日公告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澈底肅清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勢力的殘餘，嚴懲與日本侵略勢力合作的漢奸、僞軍、法西斯份子、特務、土匪，嚴防日本侵略勢力及其合作者再度侵入東北。（二）依政協會議和平建國綱領與東北人民的願望，實現東北人民的民主地方自治，建立民主的各級政權會議，選舉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合作的聯合的各級政府，省釐定省憲；政府一切人員必須廉潔奉公，忠於人民，其生活由政府保障。（三）依據和平建國綱領，澈底實行減租減息，分配敵僞大漢奸土地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以期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同時保障地主的生活。（四）保護獎勵與扶植民營工商業，恢復並發展公營企業，發展合作事業，獎勵投資開發東北富源，改善工人職員與技術人員的生活，安置救濟失業工人，提倡勞資合作，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保障資本家的正當利潤，減輕人民負擔，建立統一合理的稅收，調整金融，以利東北的發展。（五）鞏固愛護東北民主聯軍和人民自衛武裝，以保衛東北的和平民主，加強軍隊政治教育，加強軍隊擁護民主政府、愛護人民的教育，鞏固軍民關係與官兵關係，保證軍隊的供給，保證殘廢軍人的生活，優待死難烈士的家屬與軍人家屬。（六）廢除法西斯的奴化教育，以民主爲教育的中心內容，普及國民教育，推廣社會教育，加強職業教育師範教育與專門教育，保障教育經費，優待各種專家與文化工作者，改善教育與各種專家生活，並獎勵科學家特殊的發明與創造。（七）保障東北人民的人身、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宗教、信仰、選舉、遷移之自由，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與男子一律平等。（八）提高婦女地位，保護婦女生活。東北各民族一律平等，積極贊助蒙民、回民的民主自治，尊重蒙、回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對移住與僑居的韓國人民予以合理的保護，並促進中韓人民友誼。

駐華美軍暴行錄

簡生

由於蔣介石的賣國媚外，美軍在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漢口、重慶等國民黨統治區橫行無忌，肆意搶殺人民，劫掠財物，姦淫婦女，武裝走私，吉普車和美艦殺人事件才不可勝數。以上海爲例，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一個月中，僅稱發行日必數起，在發行下死傷人民達一千五百人，其騙詐、搶劫和侮辱姦淫而遭受損失者尚不在內。

僅據國民黨官方發表的一個材料，也告訴我們在去年九月十二日起至今年一月十日止的一百二十六天中，上海一地就發生了吉普殺人事件四百九十五起之多，平均每天就有四件慘案，輾傷（包括重傷和將成殘廢）我同胞二百三十六人，內輾死十八人，平均每天死傷二人（實際傷亡還不祇此數）（見一月十二日前綫日報）。另據六個報紙所載吉普慘案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起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止的七十八件吉普慘案中，即有一百十五人受傷，內三十四人傷重死亡。以上兩個統計，合計美軍吉普車在滬輾傷我同胞即達三百八十人，如以官方統計平均每日死傷兩人計，十一個月約有六百餘人爲吉普所傷亡。

慘案中最大一次爲「亞爾培路血案」，據合衆社稱：去年十二月八日夜八時，有美軍用二噸半巨型卡車一輛，沿亞爾培路狂駛，當即撞毀私人汽車一輛，死一人，重傷三人（內二人送醫院後斃命），該車又撞毀三輪車一輛，死車夫一人，乘客受傷，該車仍不停止，馳向巨籟達路口，又傷兩路人，毀人力車數輛，輾死小犬，且撞倒樹木數棵，電綫網桿一根，該車共闖禍四起，前後輾死四人、重傷三人、輕傷一人。他如四月七日十五歲少女紫菊芳被疾駛之一輛吉普車輾倒，腿骨斷裂，胸腿血流如注。同日，一五十九歲老婦被吉普從背後撞倒，頭部裂開，慘不忍睹（正言報）。六月廿九日，一中年女子乘一路電車往曹家渡路時，手臂伸出窗外，爲一疾駛之吉普軋斷，鮮血淋漓（中華時報）。我國著名劇作家夏衍及詩人戈寶權也被美軍因吉普車撞傷，夏右手及右腿受傷，戈受傷甚重（三月十六日辛報）。從本年一月以來，慘案並未減少，據上海報紙中稱，因吉普慘案已成「司空見慣」之事，故報人將其編入簡訊欄甚至不用，但翻閱各報，仍見有不少慘案登出。

停泊在黃浦江中的美艦，也像陸上的吉普車一樣，時常撞壞船隻同小工。據六月二十六日聯合晚報統計，每天總有兩個小工掛彩，即是說，十一個月來，已有小工六百餘人受了美艦的犧牲者。靠江爲生的水手的生命安全毫無保障，如二月十六日鹽船一隻爲美登陸艇撞沉，死一人，傷一人。五月二十一日，帆船一隻爲美艦撞沉，水手翁阿昌淹斃。

美海軍在滬毆打或搶殺我同胞的事件，幾乎每天發生，據一月廿一日前綫日報徵引某主管機關關於美軍在滬發生之傷害、毀壞、損害之統計中稱：去年十月份共紀錄六起，十一月份十四起，十二月份三十一起，亦即十月份中平均五天一起，十一月份激增爲二天一起，至十二月份更激增至一天犯案一起。另據六個報紙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份至今年七月三十日間發生的三十起美軍傷害華人案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內重傷十九人。若以官方統計中十二月份的傷害案爲平均數，即每天犯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個月來美軍在滬至少已無故傷害中國人民一百人以上。在這些傷害案中，充分表現其兇殘，例如七月八日美兵一名乘三輪車經成都路，見有路人，就在車中開槍射擊。七月卅日上午，美兵一人僱洋車，車夫因不懂美國話，拉車稍加遲疑，美兵即大怒，拔刀砍掉車夫五指。三月三十日，美水兵兩名乘三輪車不給車資，車夫向其索取，該兩兵即集合水兵一羣，將車夫呂貫錄打得頭破血流，腳骨折斷。又如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兩萬失業工人遊行請願，經過北京路外灘，一羣美兵竟在某大廈高層用啤酒瓶猛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重傷。一月十二日，有美水兵三人在斜橋弄口用石塊毆傷常州中學學生四人。

此外，搶劫財物與強姦婦女，在美軍中亦不斷發生。據官方統計，駐滬美軍搶劫或欺詐華人的事件，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十日的一百天中，共發生三十一起，幾乎平均每三日一起。一月十二日，竟有美軍十餘人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結夥搶劫行人的大衣手套等物。三月十日，路透社中文編輯于家驊在漢口路附近，被美兵四五人劫去鈔千元，復遭毆傷。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路外灘一羣美軍四人乘吉普車公然搶去小販所售香烟。二月十二日，美海軍三人在南京路沙利文吧間飲酒後不付酒資，並毆傷侍者。

美軍侮辱良家婦女事件亦不斷發生。據四月十日上海辛報載：某女中學生放學經過一美國軍人俱樂部所在地的斜橋弄，一美國水兵從三輪車上跳下，一老鷹抓小雞般地抓住一個嬌小的女學生，跳回車上，兩個水兵狂摟着她。」六月二十八日重慶美兵四名，竟公然闖入大廈旅社女浴室，對正在沐浴的婦女百般侮辱，復糾集美兵二十餘人將該旅社大肆搗毀。又據正言報載，三月十五日夜，新昌路劉姓之女由外歸家，竟被四美兵跟蹤闖入，強行姦淫。總之，上面列舉美軍的種種姦行，舉凡美軍足跡所至，如青島、北平、漢口、廣州等地，均層出不窮，甚至蔣美駐華海軍最高統帥柯克上將三月七日在滬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駐華美軍「確有越軌行動」了（三月二十二日美新聞處電）。

對於美軍這些暴行，蔣介石從未提出任何抗議，相反的，國民黨機關報和平日報並於三月三十日刊載美海軍巡邏司令侯斯的談話，認爲美軍「不法行爲」「實不爲多」，國民黨當局將「全上海最漂亮的建築物，全部供給美軍應用」（四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對於美軍酗酒姦掠婦女等暴行，謂說是「以醉酒婦人療治盟友的「思鄉病」」（三月十七日辛報）。

副刊

土地回來了

（忻崞羣衆運動隨記）

孫謙

七月二十九日，北三泉的佃戶、做地夥計、和受過剝削的中貧農，大家聯成一氣，向僞村付趙月喜開了火。

趙月喜是個地主，有地三百畝，外號人稱迦條，細長個子，粗眉大眼，高高鼻梁；說起話來，高喉嚨大嗓子；看見誰也不順眼，有事沒事要罰打幾句，活像根殺猪用的長鐵條。這傢伙，天生「圪塌」，專好壓迫人，在村裏掌村政，抖威風，站在窮人頭上屙屎，一句話說不對，就把你押在鼓樓底下受罪。在村裏，貪污銀款，對佃戶，轉嫁負担，眞是可惡的很。

八路來了，天地翻了一滾，時世變了，受苦人當了家。因爲趙月喜的眼目不懂滑，新任村長把他押在鼓樓底下，「以前你押咱們，如今，叫你也嚐一嚐那味兒！」

吃過清早飯，刮來股股涼風，正好鋤田，可是受苦人聚在村公所裏抽旱烟，「不算清老賬，咱們不上地了。」年青人把趙月喜從鼓樓底下押出來，把他放在人堆的當中間兒，大家盯着他。

算，算，算賬，算老賬，算剝削，算壓迫，算大家夥兒的話，像下過暴雷雨的山水，把趙月喜冲到漩渦當中操蕩，這時候，他不得不暫時低頭，好容易才承應下吐出一萬來塊白洋的死皮眼。

這傢伙，滑的很，明明白白家裏開着三座鋪子，白洋有的是，不往出拿，白洋硬要推家產。那他以爲受苦人不會要那些死東西，卻倒相反，他的地夥計要巨錢的叫起來了：「咱是做地的，咱咱愛的就是個地土，咱要地。」趙月喜眨了一下白眼珠子，說：「地是可以打饑荒，青苗也可以打饑荒，不過，紅約地契可是沒有了，兵亂年月埋在地裏，漚成糊糊了。」

農會主任冒火了：「你不拿出紅契來，我們要錢，你不拿出錢來，我們不走了，種地沒契，種的甚地？」大家也跟着喊：「不走了！」趙月喜狠命的搔頭皮，躭誤了好半天，才把紅契拿出來，可是有些沒經過契的白頭紙張，他死下人也不拿出來，和

大家想起死狗來了：「他沒了，崽的沒了。」他還翻扯皮辦法，激起了大個子趙小八的憤怒：「你沒有了？前年買的地，那上邊可有咱趙小八的名字呀！那東西那裏去了。」趙月喜窘住了，吱吱吃吃的說：「有，噢，噢，白頭紙張了……有幾張，我拿去。……」把「白頭紙張拿出來了，好，那東西是狗屁，咱們要。」

農民們圪着。

白頭紙張也拿來了，趙月喜瞪着白眼睛，眼珠子亂視，大該在定計策呢。

「不，不要他這着紅契，地是咱們買的呀，讓他寫新約！」趙全全睜着兩隻大眼睛，定奪了好半天，才想起這個好主意。

「對，對，讓他立白頭文書，讓他寫新約。」大家擁護這個好主意。

馬上，在大樹底下，擺了一張長桌子，四五個識字的人，圍攏來了，寫呀！寫，三十九張

白頭紙張寫好了，新約飛散在桌子上。受苦人們心花也開了。

「親筆畫押！」

「唉！唉！叔叔大爺們，我按手印吧！」趙月喜不願意親筆，他哀求大家，然而從他亂視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在找後路。

「好，就按手印！」趙小八說。大家呆住了：「可不要上了他的當！」後邊的人低着頭，然而小八又講不在乎地說：「手印和親筆一樣。」

趙月喜伸出細長的手指，在硯台上蘸了墨，手從容不迫地向着白頭紙上，一張一張地按手印，捺到第三張上，他的手指微微的顫了。農民們盯着他，一直看着他捺了三十九個指印，才稍微活動了一下。

小八子說話了：「按好了啊！又是了，給大家發吧。」

人們坐成一個圈圈子，當唸到名字領約，當吼到趙全全的時候，他忽突地站起來，雙手接了約，近近地說：「這是好地！」趙全全笑嘻嘻地坐下來了，二虎子又站起來：「還可有地了，明裏夜裏盼望，總盼到了。」

新約發完了，小八子又說話了：「這白頭紙張是咱們的第一個執照；平定了，到上邊咱縣政府一稅契，咱就有了第二個執照。把地是咱們用錢買的，地上要有執照，咱們有了紅約地契，這就是刀把子！……嚥，這一堆舊紅契留牠幹甚麼？」

「燒了吧！」

「燒了，燒了！」

「對，燒了狗日的，識和日本投降了一樣！」

小八子擦洋火去了。

舊文書點着了，白紙灰飛舞着。

她捧緊了白頭紙張。把她會起來又折開，望一望燃燒着的舊紅契，又看一看新約上的字句。最後，把白頭紙張疊成一塊很方正的小塊，小心地放在衣袋裏，微笑從嘴角勝一直浮到眉梢。「賣了的土地，又回到自己手裏。」

天黑散會了，太陽落到西山，人們站在大樹底下，長出了一口氣。這時候，趙全全才想到他要買的地，須馬上種的是麥場，有人願意借給他一和騾子，他們說好明天早上就上地種麥。夜在笑着，他買到地的人。

給「元首」塑像

丁路

我是中國一個精細的工匠，
聽說抗戰勝利是「元首」的「功勞」！
「元首」用美國的槍砲武裝着軍隊，
他現在爲「建國」的事業不遺餘力；
我決定給「元首」塑一個大好的像。

× × ×

一國的「元首」總需要一副塑像呀！
它應該是不凡的，
我塑出來不能不適合「元首」的身份；
我搬出中國歷代的塑像來，
仔細參詳着是會塑得更好些！

× × ×

但我終於失望的驚訝起來，
怎麼都不及「元首」那樣特有的「雄才」?!
秦始皇、秦檜雖然還有些類似他的形影，
但却都抵不上今天的「元首」的本領！

× × ×

哦，我倒忘記了：
「元首」是集中了古今中外「特」字的傳統經驗的，
「元首」的事業是「特」別又「美」化的呀！

× × ×

唉，中國歷代的塑像那裏找得到？
中國現在那來這樣複雜多樣的材料？
眼看我這精細的工匠也塑不成，
唉！大約只好留待將來美國造！

閻頑區小影

阻止不了的逃跑

中意太，一個由僞軍改編之四十師三團二營逃回的士兵，他對記者生動地描繪了閻軍士兵逃跑現象，像決了堤的河水，阻擋不了。他說：他們住在交城，營長李本立講：「於七月二十五日北調太原，前任治安工作，你們不要亂講，如經查出，絕不容赦。」不許到戲院及妓院，一晚間即加強警戒，班長時常相抱大哭，軍隊中間，三長跟着人，可是仍然阻止不了。出發時，連解小手也有班長跟着，第一天宿營休息又跑兩個，到南屯後營長大罵：「誰要跑就不是人做的，是狗日的。」但二十八日到太原又跑了四個。士兵便衣全部沒收，日聽說要北調前幾天，士兵以買信紙爲名，三五成羣請假外出，黃昏時集合了二十多人，換哨之際，一齊而跑。他說這是開頭。總計一邊行軍一邊跑，五天內僅四、五兩連逃兵達五十餘名。（郭炳炎）

拆了房子修砲台

徐溝城內，大修工事，大肆抓丁，每家有幾個人就要出幾個人，老百姓都跑了，城附近的莊稼十分之三都是長滿半人高的荒草。爲了修砲台，每畝地向老百姓要八十個磚，老百姓那裏找去，只好將自己房子的磚拆下交給，許多很好的房子都修了砲台。（鄭克明）